

An illustration of a man and a woman in a romantic scene. The man, on the left, is wearing a purple jacket and a pink shirt, looking at the woman with a smile. The woman, on the right, is wearing a brown jacket with a pink scarf and blue pants, holding a small mirror and applying makeup to her face. The background is a soft, hazy landscape with a blue sky and green hills.

爱情小说系列

# 朝顏

林燕妮著

# 朝 颜

林燕妮 著

中国文联出版公司

(京)新登字 172 号

朝 颜

——爱情小说系列

林燕妮 著

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、发行

(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)

京精印刷厂印刷

\*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8.0625 印张 2 插页 255 千字

1993 年 12 月第 1 版 1993 年 12 月 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10,000 册

\*

ISBN 7-5059-2042-1/I·1422 定价:5.24 元

早上的阳光耀眼，床上的青年伸手往床边小几一摸，摸着个国泰航空公司的避光眼罩，往头上一套，翻身面对墙壁，继续呼呼大睡。

睡，睡，睡，他不晓得起来干什么才好，人生太没有目的了。

睡，睡，睡，他不想见人，不想见母亲，最好的方法便是白天睡觉。

午夜人静，他会爬起床来，抽根烟，用微波炉随便弄点东西吃。

吃完，听流行曲，抽烟，抽烟，就那么的抽到清晨六、七点，便溜回房间，开始他的白日长睡。

母亲通常十时左右才起床，他反锁了门睡，母亲没法子进来。

自从大学毕业回来后，两年来他都是这个样子。

母亲起初问：“你是不是不舒服？”

他摇摇头。

后来问：“你是不是有心事？”

终于有一天母亲忍不住了：

“你懒够了没有？”

他砰的一声把门关上，还加配了根横闩，那么母亲即使有房门锁匙都不能进来。

他不晓得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母亲。

父亲早死了，母亲独个儿把他带大，开家小花店，很努力地储钱，把他送了去美国念完四年大学。

他最害怕的一天便是毕业回港那一天，母亲欢天喜地的到机场迎接他。他一看见母亲望子成龙的神色，心里便打了

结。

他根本不喜欢念书，亦不喜欢校园生活。四年来他独来独往的，觉得很孤寂，好不容易才捱过了那四年，母亲为他牺牲了很多，表现了伟大的母爱的四年。

他不晓得说什么才好，难道说：“妈，你最伟大的四年换来的是我最痛苦的四年？”

于是他开始回避母亲。

戴上眼罩，他恍恍惚惚地睡去了。

砰。砰。砰。母亲打门声音：“汉生起来。”

这种打门声听惯了，他的应付方法便是惺忪未醒地开门，一片梦游神态，那么母亲多半会说：“算了。”

其实他是耳朵很尖的，有时母亲的朋友来，谈起他，他都会隔墙竖起耳朵听。

那些人常说母亲把他宠坏了，母亲要不是为他辩护、说谎，便是支开话题。

于是，他更加不肯见人。

他但愿母亲直截地说：“我这个儿子懒，没出息。”

那么他便干脆认了，名正言顺地懒下去。

母亲的维护，是因为还没放弃期望。母亲的期望，对他是一大压力。

“汉生，开门！”母亲的声音焦躁起来。

他蹒跚地弓着那六尺高的身子开了门，像个小老头。

“唔？妈，我好困。”

“今天是你父亲的生忌，我们去拜拜他。”母亲似乎找到了最大的藉口。

“我很疲倦，不去了。”

母亲失望地打量了他一阵：“满房烟味，昨夜你又不睡觉了。为什么老要避开我？要是这么不喜欢我，你搬出去好了。”

“妈，”汉生不耐烦地说：“我不是避开你，我只是想独个儿清静清静，谁都别理我。”

“汉生，你今年二十四岁了，不做事又不见人，你到底想怎样？”

母亲强忍着气，掉头去了。

汉生但愿母亲对着他大哭一场，但母亲是倔强的，她亦不能哭。

在睡房抽了大半包烟，下午近黄昏的阳光令他纳闷。母亲回来了，手上拿着一串紫色牵牛花：“从爸爸那儿摘回来的。”

汉生拿着看“喇叭花”。

母亲脸上泛起一阵回忆：“小时爸爸告诉你这是喇叭花，其实它有个很美的名字，叫做‘朝颜’。”

母亲把花留在汉生手上，静默地回去了。

喇叭花、牵牛花、朝颜，原来都是紫色的喇叭花。同一样东西，名堂使人对它产生不同的评价。

汉生对父亲没什么记忆，父亲去世时，他才三岁，母亲告诉他的。父亲把牵牛花叫做喇叭花。

家里没有父亲遗像。从来都没有，汉生根本不觉得父亲存在过。他只知道父亲姓方，所以他也姓方。

母亲今年四十一岁，他看过她的身分证，那么他出生时，母亲只有十七岁，比今年二十四岁的自己还小得多。

二十岁的寡妇？汉生不能想像。大学里二十岁的女生，还在拍拖，换男朋友快得像换衣服。

二十岁的母亲，却忙着抱他喂他。还要工作。

汉生感到一阵歉意，好几个月没跟母亲谈话了，双手当梳的把头发向后拢了几下，赤着一双大脚板蹭进母亲房间。

“妈，朝颜。”汉生把花放在母亲的台上。母亲在化妆，肤白皮嫩的，化起妆来只像三十出头。

“汉生，今晚我出去吃饭，冰箱里有葡国鸡，电饭煲里有饭，多吃点。”

汉生把玩着喇叭形的紫色朝颜：“妈，你念完中学没有？”

母亲继续化妆：“我十六岁便怀了孕，刚念中五下学期，让校长革了出校，没会考。”

“那么爸爸那时念中几？”汉生问。

“中几？”母亲涂上一带紫的浅粉红色口红：“你爸爸是我们学校的体育老师。”

汉生首次对毫无记忆的父亲好奇：“那么他呢？”

“声名狼藉，革了职，埋怨我为什么不把胎儿打掉。我不肯，他只好娶了我，证明他并非玩弄女生，而是真正爱我。”母亲的妆化完了：“那是我的孩子，我已感到你的小手小脚在我肚子内伸拳踢脚，谁也不能叫我打胎。”

“妈，你真古老，我有不少女同学都打过胎。”汉生道。

母亲倔强的眼神望着镜子里的自己和儿子：“她们才古老呢。你爸爸不娶我我都会把你生下来，到底那是我的孩子。你爸爸求婚时，我还说不嫁给他呢。”

汉生问：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他叫过我把你打掉。”母亲平铺直叙，话里没有什么情绪波动。

“那么你为什么嫁了。”汉生问。

“我让父母撵了出去嘛。”母亲喷了很轻微的一点香水：“因为我不答应打胎。”

香水令汉生打了个喷嚏，皱了眉。

母亲有点牢骚：“我做什么你都是不喜欢的。”

汉生又打了个喷嚏。

“妈，你不要神经过敏，我只是鼻敏感而已。嗅不得香水。”

“不停抽烟时又不见你鼻敏感？”母亲在她玲珑的耳珠上夹上耳环。

“好，好。”汉生摊摊手：“又是我的错。”

母亲拿起皮包站了起来：“告诉我你有什么是对的？”

“没有。没有。连让你把我生下来都是错的。”汉生负气地说。

母亲直往大门走去，汉生没跟着她。母亲显然心情不好，回头喊着：“你去找份工作吧！”便砰的一声把大门关上。汉生听见一阵高跟鞋下石阶楼梯的声音。奇怪母亲怎么不乘电梯。他轻轻地打开大门，看见母亲在楼梯转角处躲着轻轻的饮泣。

汉生走回屋子里翻开报纸，看分类广告。什么都要求有几年工作经验，只有个招聘广告是适合他的。

“急聘司机一名，朝八晚七，四年驾驶经验，月薪六千。请电八一八二零九九李宅。”

汉生有驾驶执照，望着母亲镶好镜框挂在他房间内的大学毕业文凭冷笑着：“大学文凭及不上驾驶执照。”拿起听筒便依广告上的号码打去。

打电话见工，可不能像跟母亲说话那么晦气，倒有点慌张起来，拨了两次八一八二零九九，电话才响了两下，汉生

便紧张得把电话挂上。

鼓足勇气打第三次，铃声才响了三下，便有人接听，汉生料不到这么快，每条肌肉都扯硬起来了。

“李宅。”传来娇滴滴的女声：“刚才是你打来的吗？”

“不是，不是。”汉生连忙否认。

“你是来见工的司机吗？”

“是。是。我看到报上广告，我姓方。”

“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方汉生。”

“明天早九时，携带你的身份证和驾驶执照来。”娇滴滴的女声问话不多，在电话中给他地址便挂线了。

那是半山，离他住处太古城不算近。

最要命的是早上九时，汉生两年来都没有试过在下午二时之前起床。念大学，早上八时半的课他几乎全部溜掉。

付思电话中那娇滴滴的声音，应该是个年轻貌美的女郎。

汉生想，明天起得床便去见工，起不了床便算数，没什么大不了。

那夜他居然早睡，潜意识地没戴眼罩，清晨的阳光一入眼睑，他便醒了。

才早上七时。

汉生跑进浴室洗了个澡，一缸的污垢。年来愈睡愈懒，有时五、六天都不洗一次澡。

梳好了略长的头发，刮了胡子，T恤牛仔裤运动鞋的，便去见工。

那是干德道的一所大厦，他依址按了电梯上顶楼。按了门铃，有人在防盗镜孔窥了一下，打开上了安全链的一线门。

“我是方汉生，来见工的司机。”“进来。”娇滴滴的声音说。门一开，那有什么美人儿，只是个六十岁左右的女人。“坐下吧。”确是那把娇滴滴的声音，汉生心里咒着：“中计！年龄与声音不符。”

细看那女人，衣着介乎女佣和普通主妇之间，一套灰底印花的对胸衫裤，烫了头发，左边分界，波纹弯在刚及耳珠的地方，不新潮也不古老。

汉生一时猜不出她是什么身份。

“请给我看你的身份证和驾驶执照。”那女人公事公办的说话，更是跟她那把娇滴滴的声音不符。

她在看证件，汉生在看她的样子。很普通，转身便会忘了她的脸孔那类。

“你上一任的顾主是谁？”女人问。

汉生有点羞愧地答：“是我妈，她开了家小花店，我替她送货。”

女人问：“送货送了几年？”

“六年。”汉生扯了个谎。

女人拿着他的身份证看出生日期：“你今年二十四岁，中学毕业后便帮母亲做事？”

“是。”汉生本来担心自己太像大学生，早已准备只认中学毕业，谁会请个大学生当司机？气恼的是不用他扯谎，人家已不当他是大学生。

“为什么不帮你母亲工作了？”女人问。

“没有工资嘛。”汉生说。

“什么时候可以到这儿上班？”女人把证件交还他。

汉生只想过去见工，倒没想过什么时候上班。

“明天可以吗？”女人说：“如果你明天可以上班，我便聘请你。”

汉生完全没有心理准备，朝八晚七，明天岂不是要早上七时起床？

“明天可以吗？”女人再问。

“嗯，可以。”汉生没法不回答，除非不打算做。

“我叫你什么才好？”女人问。

“叫阿方便行。”汉生倒想问该称为她什么才对。

“我叫六姑。”女人说。

“你姓李吗？”汉生记得报上登的是李宅。

“不，你叫我六姑便行。”女人连姓都不肯说。

六姑站了起来：

“就这样了，明天八点上这儿来给你车匙。”

汉生反正想回家睡觉，应诺了便走了。

回到家，母亲才起床，看见汉生居然穿着鞋子而不是赤着足，有点惊奇。

“你到哪儿去了？”母亲问。

“到半山见工去。”汉生答。

睡了两年懒觉的儿子居然自动自觉地去见工，母亲喜出望外。

欢颜是好看的，汉生觉得素脸的母亲很美丽，不过他从不告诉她。

“见什么工？”母亲猜想不着。

“我被聘了，明天便上班。”汉生回避着问题。

“那好极了。你还没告诉我是什么工作呢。”母亲看着高大英俊的儿子，觉得他一表人才，人家一见便取录他是天公

地道。

汉生又感到母亲满脸期望的压力，心情不好了：“司机。”

母亲那张充满期望的脸孔变为失望：“司机？什么司机？”

“我都不清楚，是私家车司机吧。”汉生说：“明早八时上班。”

母亲心里气恼：“供你去美国念大学，就是想你的履历好点，找份好的工作。怎么你偏要当司机去？”

“我没告诉雇主我是大学生。”汉生觉得这个解释已经足够。

“别做了，大学生当司机。”母亲已经心疼。

“噫，你一直想把我踢出外边工作，如今我找到工作了你又不高兴，我做什么你都认为是错的。”汉生说：“在美国，总统的儿子都可以当侍役，我是什么贵公子，名门之后？”

“汉生，你总是要气我，我什么开罪了你？老要跟我作对。”

汉生不明白为什么每次跟母亲谈话都吵嘴收场，闷声不响跑回房间，掩上门去了。

他躺在床上，好奇明天上班到底会见到些什么人。



为了恐怕早上起不了床，汉生破天荒地校上了闹钟，七时，七时起床。汉生把这时间背进脑袋去才让自己入睡。

翌晨，闹钟闹得震天价响，汉生好辛苦才爬得起床。

走进小小的客厅，居然见到饭桌上摆着一份早餐：两条香肠两只煎蛋，还有牛油和面包，热腾腾的。

“汉生，吃了早餐才上班。”母亲端着杯咖啡从橱房里出

来。

母亲从来不会七时多起床的，汉生有点歉意。

“妈，你不用天天那么早替我弄早餐。”汉生赶时间，没胃口。

“噢，刚好我早起，便弄点早餐。”母亲白白的脸蛋微有倦容。

昨夜汉生睡得像头死猪，她进他的房间，看见闹钟校了在七时。

“好好地做！”母亲说：“做司机总比什么都不做好，起码你得学会负责任。”

“妈，大清早便说我不负责任，真是……没时间了，早餐来不及吃了。”汉生匆匆出门。

母亲一气，把整碟香肠和蛋倒进垃圾桶里。她也不明白为什么每次表示关怀儿子他都不领情。

汉生准八时到了李宅，开门的是六姑。

六姑把一张纸交给他，上面列满了厕纸一打、洗洁精两瓶、润肤露两瓶、泡泡浴两瓶……什么都是成双的。

“先去超级市场买这些东西回来。”六姑吩咐。

“开车去吗？”汉生问。

“不，你坐车去买。”六姑把钱交给他：“买完马上回来。”

汉生一看清单，除了家庭用品之外，全是女人用品，心想六姑这个年纪了，还有兴致洗泡泡浴。

电梯从二十楼的李宅到地下，门一开，见到个年轻的女郎站在两个旅行箱中间，一双黑溜溜的大眼睛瞧着他。

那双眼睛很活泼，很明媚，看看他又看看箱子，似乎在说：“请你帮我提进电梯去。”

汉生不待她开口，便默不作声地替她把那两只箱子提进电梯。

“谢谢，替我按二十好吗？”那双像朝阳般跳跃着的眼睛还说了下半句：“最好你送我上二十楼，再替我把箱子提出来。”

汉生没见过这么会说话的眼睛，和那么直截、开朗的眼神。

细看她，皮肤晒得蜜糖似的颜色，头发短短，鼻梁高高的，宽肩长腿，一副户外健将的健康体态，十九、二十左右年纪，跟他一样，T恤牛仔裤，脚上穿的是双球鞋。

到了二十楼，汉生替她把那两个大箱子提出电梯：“左边还是右边？”

女郎大眼溜溜：“搁在这儿便行了，我叫人帮手，谢谢。”

汉生进回电梯，再度按G字下楼去。他怕迟了出门，迟了回去，六姑会不高兴。到底头一天上班得给人个好印象。

电梯一停，汉生便急急冲出去，岂料电梯一开，便看见四只大箱子正对电梯门口，后面又站着个女郎。

这回汉生不管了，要是只顾着替女孩子提箱子，再过半小时都出不了门。

“哎哟，”正在俯身提箱子的女郎轻声呼痛，左手捏住右手的中指。

汉生停了步，实在不忍心让这娇弱的女郎独自把四只大箱子搬进电梯。

“需要帮忙吗？”汉生问。

“啊，指甲断了。”女郎垂眼看完右手中指，才翻起长睫毛看他。

一双灵秀通透的深棕色杏眼，皮肤很白，秀发亦是深棕色，整个都是淡色的，包括她米色短裙下的一双美丽小腿在内。

“我替你把箱子提进电梯去吧。”汉生怜香惜玉起来。“好吧。”女郎似乎不大愿意地说。四个箱子全搬进电梯了，女郎没要求汉生帮她再做什么，汉生只见她按了二十楼，便垂着眼睛。

又是二十楼？

二十楼真多美女，不过他得赶时间替六姑购买杂物，没空理闲事了。

刚才垂着头那女郎，没第一个友善。至于哪个漂亮点，实在难分高下，完全不同的美法。

他乘车下山，购物，再乘车上山，统共只费了一小时，六姑嘉许地说：“你办事倒快。”

“现在要做什么？”汉生问。

“跟我来，把这六只箱子搬进大小姐和二小姐的房间。”六姑指着堆在客厅里的六只大箱。

汉生一看，正是那两位女郎的箱子，怎么那么巧。

主人房传来少女的声音：

“六姑，我要泡泡浴。”

“有了，有了，老是性急。”六姑指着两只箱子：“把这两只提进二小姐的房间去。”

汉生跟着她走，把箱子放在地毯上，那是颇大的主人套房，他听见浴室的水声。六姑开了一线浴室的门，把瓶泡泡浴递进去。

在宽大的双人床上，他看见T恤牛仔裤，地毯上有双球

鞋。

原来那大眼溜溜的少女是二小姐，那么，那秀逸棕眼的便是大小姐了。他认得她那四个箱子。

六姑指点着叫他把箱子提进间较小的、不连浴室的房间去。

那肤白文静的少女气鼓鼓的坐在床沿，连半跟鞋都未脱。

“妹妹真是……”她娇弱的向六姑投诉：“怪不得她连我也不等便跳上计程车，原来想抢闸霸占主人房。”

“大小姐，”六姑说：“这是新请的司机阿方。阿方，这是大小姐。”

汉生只好叫声：“大小姐。”

女郎显然在恼着：“一同下机的，她拿到自己的行李便走了，我叫她等我，我的箱子还没全部出齐，她就是不肯等。”

大小姐显然不甘心主人房让妹妹捷足先登，便走到主人房浴室门前。

二小姐在浴缸哼着歌儿：

“这就是我的房间。”

“谁说这房间是你的？这是爸妈的房间。”大小姐隔着浴室门说。

“正是啊，是爸妈的，不是你的。谁叫你嫁了？嫁了便不姓李，主人房我不住谁住？”二小姐仍在好整以暇地拨着水。

大小姐气得乳白的脸上起了红晕：

“阿方，把她的两只箱子拿出去，把我那四个搬进来。”

汉生好生为难，聘请他的是六姑，理论上六姑是他的雇主。

至于大小姐和二小姐，谁应指挥谁，他应该听谁的话，实

在弄不清楚。

汉生不动，六姑不作声，大小姐便转身出去，把一只大箱子又拉又踢的弄进主人房。

汉生见她气吁吁的，便说：

“我帮你。”

大小姐不理他，把第二只、第三只和第四只箱子独力搬了过来，指甲又断了一根。

这回她不呼痛了，深棕色的灵透眼睛现出一股无转圜余地的倔强。

搬进了四只大箱还不止，大小姐把二小姐那两只箱子提了去较小的那个房间。

汉生见她弱质纤纤，几次伸手想帮她提箱子，都让她避开了。

好独立的女郎好大的脾气，汉生想。

看她只不过二十一、二岁，怎么这么快嫁了？

浴室门打开，二小姐香喷喷地出来，一躺便躺在床上。

“你的箱子在另一个房间。”大小姐斩钉截铁的说。

二小姐一於赖在床上：“跟丈夫分居了也不用那么晦气，早叫你别嫁那家伙了。”

大小姐脸色一变，六姑马上说：“小妹，别气你姐姐。”

“好吧，”二小姐懒洋洋地起来：“就当我是可怜失婚妇人。”

小大姐的脸更红了：“你敢再说一次？”

“不是我不敢，而是不喜欢再说一次。”二小姐牙尖嘴利。

六姑觉得二小姐过分了：

“小妹，向姐姐道歉。”